論語 四
萘伯
子罕
鄕黨
共五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禮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入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

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

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賢遍反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爲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

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至荆蠻斷髮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

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
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
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
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
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
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
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
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
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
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
得而稱焉則其讓無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
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
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
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
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是
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
去之不為猶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傷毀不
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
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
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

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
思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
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
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
爲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
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
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之逃則大王無由
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逃之泰伯與仲雍
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
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
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淡
三世事幾浸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
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
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 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無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愼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爲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橫渠說未敢安以爲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 見孝經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 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 去聲 之以致反復 方服反 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見記

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去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

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忽中庸戒謹恐懼皆心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無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尋常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免者無如入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乎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

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峯胡氏曰遂
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
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
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
而後已至此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
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後於氣動於
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

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論云爾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音志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

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偽不得籩竹豆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新安陳氏曰此語甚闊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悉井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睟然見於面者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乎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謂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

彼為不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效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

問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本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踈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

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倣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

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爲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爲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簀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爲顔淵是也厚齋馮氏

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晳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 該以能至若虛 **不見物我之有間** 去聲○此謂犯而不校 **故能如此** 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 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 **不必**

得為在已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日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由直纔校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舍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

子見其閒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
○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
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
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
有才者能之臨大
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
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
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
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
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
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
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
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

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為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

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說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决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頼以成者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程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夫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衆𢾾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揺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以重處正在此

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毅魚既反強忍也新安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能勝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著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

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已任可為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

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此是寬以居之之居又曰弘大剛毅

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說○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復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

其好去聲善惡去聲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斤之束出記禮運○新安胡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

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内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

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
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
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
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
磬木曰柷敔金曰鍾鏞此八音也。朱子曰
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
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
淸其次爲徵徵淸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
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
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
爲商大蔟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
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大
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
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淸聲夾鍾大呂黃
鍾大蔟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
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
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淸聲
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可以養

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

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
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
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
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
以為規矩則身無所立故曰立此禮之文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
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
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
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
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
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
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
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
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
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
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
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
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
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

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
日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
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説人之情
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
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
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
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
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
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
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
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
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
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
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
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
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
而不可已○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
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

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喩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

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

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
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
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
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並去聲)
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
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
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
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
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

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
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
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
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
○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
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
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
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
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
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
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
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
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
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
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
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
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

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峯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履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是固不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況於凡民

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

知者乃老氏愚民從予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

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不本必遷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屛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色也

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是吝○南軒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

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古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

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
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
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
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
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
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
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
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
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
其在我則謂我有餘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
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
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
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
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
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
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
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
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
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
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

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

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

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名忽苟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

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尙有可入可居之邦若

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鼂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

熊氏曰學者先須辯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生死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乎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

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摯

至睢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

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敎誨也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絶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爲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絶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

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反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

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愿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息勇反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

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撿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撑上水船之追前船而不可必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功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日纔富貴便彼他句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早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禹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此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

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反皋陶音遥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前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久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召反散上聲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

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〇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〇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以爲盛者即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内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

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為名

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非徹指歟或曰寧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閒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

俛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

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爲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之數又不可盡委

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擧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糅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

夫子所以罕言○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汶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

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之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者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藝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弈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黨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龍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

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酳觶興以酢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賜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為諂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為流俗而舉違之非

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覿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峯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

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卽私心之發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遂謂將成而勢不容已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

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遂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是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又相為終始又以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

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各是一病也○雲峯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大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

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爲怵迫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訓之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顔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顔剋御匡人識剋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旣沒文不在玆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與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

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已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為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

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大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卽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

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大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

曰大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生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大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

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幷記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古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

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復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聖人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不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盡其理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

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於問二反矣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

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来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彩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踣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内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内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

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而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怳惚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彌高堅無方體在前後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

能達也此顔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顔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

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顔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蘊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所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戱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峯饒

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曰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

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說撿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我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

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反

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爲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峯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爲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

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

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

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

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顔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顔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顔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顔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顔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顔子所以喟然而歎歟

反覆詳味則顔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顔子顔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顔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處○雙峯饒氏曰不急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怠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已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顔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見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文約以禮知行之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待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咎其責子路深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

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識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

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華板反華畫也睆明貌大夫之簀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

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若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況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況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

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匵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爲諭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己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爲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

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濵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也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與○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見書旅獒欲居之者亦乘桴浮

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

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
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
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
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晩知道終不行故歸而
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
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
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
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獨擧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
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
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
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
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

也○新安陳氏曰晩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甸反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慽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

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闊 然其可指而易見 去聲 者莫如川流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

續似多了来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来是後来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来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徒玩反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而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強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毫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負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来寒往則暑来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来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一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

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
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
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
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
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
有形體之數端上最見出來所謂與道為形
體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
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
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
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
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
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萬
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
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
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
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
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

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數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日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

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

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舍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已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僞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

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乘次其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翶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茀自蔽公與同車翶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

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也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語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

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甸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裹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裹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惜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辛而後可以

臻厥成或舍而不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貧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曰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

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脩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隕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尹氏曰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眄而至可不懼哉○雙峯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

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陸氏音魚據反下同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

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陳氏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新安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繹之機矣而止於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朱子曰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

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

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匹夫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徃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揄○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

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揺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枲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勿軒熊氏曰緼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者之稱纊今之新綿緼今之纊及舊絮䋈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箸以綿裝衣之謂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

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氏曰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

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顔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不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

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顔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遷已也日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遷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忮

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跡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貞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汩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

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及已則故僻邪後故其眞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顚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無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

周于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去聲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

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
配則合而有助之義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
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爲
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
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 朱子曰
故以配乎道義明之 **此學之序也** 成德以
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
中庸三者之序亦爲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
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
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
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
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
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有
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日
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
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
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從
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
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
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

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
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
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遇而安自是不憂知
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
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
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
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
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
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
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
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
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
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

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追反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

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日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日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推原器物以論理也

○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為所害也這裏斟酌時宜

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乃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九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

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上聲不仆音赴矣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

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聲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

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意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說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

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不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

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
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
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
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
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
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
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
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
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
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
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
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
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
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
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
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
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病
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
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
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

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玆權也玆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稱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稱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

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絶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扎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羅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名南作唐

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兩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為翻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怠心生而驕)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

以室宇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
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
詩亦或
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静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録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

聖人宜於此求焉

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夫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兩其高深者可馴到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

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潜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做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

朝廷為不敢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論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踈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總言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言在宗廟如此而極言之在朝廷如此但謹而不放爾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此一節記孔子在

鄕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亹亹雖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也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記動莫先於記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鄕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入○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誾誾和悅而諍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義露得盡也○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已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說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張子曰與與**上聲**不忘向君也亦通**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

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與不忘向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辟音壁與躄同○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 皆敬君命故也 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

勃如顔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兩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来

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忍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還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賓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

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爲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爲方伯○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四者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又曰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

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見禮記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克各反○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

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振闑之間為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為右入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謂門屏音丙之間人君宁仲呂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過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揖賓客而不會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問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

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門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送失容也屏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

蔡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

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衆人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功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

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上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

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諭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之隴反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足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朱子曰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新安陳氏曰記曰庭

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云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形甸反也愉愉則又和矣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遣之大

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衆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則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聘於隣國之禮也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鼂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

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鼂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俞絹反也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為飾○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誤以縓為緅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縓取絹切縓是淺絳色緅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緅當縓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䟽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

不用為飾緅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緑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緑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音潮祭之服可知

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也○南軒

張氏曰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緑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略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甸反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

衣以裼 先的反 裘欲其相稱 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覺軒蔡氏曰按邪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温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略反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

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

是亦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

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乎事父母之時爾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壁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咨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問襞積恐

若今裙制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峯饒氏曰要之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帷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峯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陟略反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峯胡氏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

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禮記少儀篇註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䟽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復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

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蔥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

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傳舍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

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烹煑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荼包豚殺其惡氣破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爲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鱉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

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字**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

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酒以為去聲**人合懽**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懽也

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

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飮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

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入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爲是○古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

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寡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雲峯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

正也

○鄉人飮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尙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魌頭是也帥與率同百隸隸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敺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天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禓音傷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易以主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美而儼然朝服以立于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

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食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飮而飮不可飮而不飮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飮食則嘗以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

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

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焚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雙峯饒氏曰賜

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孫故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許六反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古註云殺牲盛饌日舉每日一番盛饌也膳時戰反夫授祭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若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時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

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峯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去聲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

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形甸反

前篇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變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

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甸反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

惑人問車中不内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嶲式視馬尾蓋嶲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車高大也欬似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衆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入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

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程子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邢氏名昺濟陰人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鼂氏曰石經嗅作

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闃古璧反張兩翅也見形甸反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居勇反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爾雅釋獸須屬

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撟紀小反入之罷倦頻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入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狊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

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修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

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告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